

儒將興學，厚植薪傳，一頁金門教育詩篇

發布日期：2022/12/06 作者：李錫南。 點閱率：5,296 字型大小： 小 中 大



《野玫瑰，1957》是一部以二戰為背景的西德片，敘述匈牙利孤兒逃難到奧地利，參加維也納少年合唱團的故事；《愛的教育》（1961）是一部以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（Edmondo De Amicis，1846 - 1908）同名作品，由夏丏尊翻譯，改編為中國式黑白電影；《魯冰花》（鍾肇政完成於1960，第一部獲得發表長篇小說），由吳念真編劇，1989解嚴前才推出上映。隱喻民國50年代台灣農村學校教育僵化，學習成長的艱澀之本土劇。前兩部影片發行於50年代，《魯冰花》雖推遲發片，但原著背景恰好也是50年代。三部影片都刻劃戰亂時代學校教育動盪不安，演繹親師生相濡以沫，休戚與共動人情節。國際上正處於二戰結束，冷戰方殷，兩岸陷入金門古寧頭大捷至八二三炮戰及其後大小戰役之際，冷戰氣氛擴散到金門島，成了兩岸衝突的殺戮戰場。金門人或流往大陸，或逐海飄盪，落番到南洋，或搶灘「開口笑」奔向福爾摩沙。敘利亞、阿富汗，或最近的烏克蘭逃難潮，離亂人間，蒼惶避險畫面，金門鄉親更為坎坷的經歷過。這些影片背景情境，恰好扣緊金門人的傷痛。在尋求金門教育創生的歷程上，掀起一頁嘔心瀝血，波瀾壯闊的詩篇！

每當路過開瑄，思古幽情於「怡穀堂」，瞻仰蔡氏宗祠，總會緬懷前人在此筆路藍縷，為教育子孫創校興學所投下的心力，滴著辛酸血淚。金門許多學校就像開瑄一樣，從窮鄉僻壤草創，到奇花異卉滿園盛開，總是經歷過這種簡陋起家，艱苦磨難，慘澹經營。尤其前有日軍侵門踏戶，後又歷經戰爭洗禮，烽火紋身，島嶼經濟殘破，戰地管制，宰制人民行動，壓制創新思潮，在此內憂外患下，興辦教育非急切要務，主導之中央政府鞭長莫及，地方政府無力為繼，鄉民自力救濟，於是校園零落殘破，教室借用宗廟或民宅，學生課桌椅七拼八湊，與影片中借用城堡、教堂場景一樣，校舍時開時關無定所，師生克難教學，最是患難見真情。

當國軍轉進金門，忙於作戰部署，禦敵殲匪，固守陣地，戰區經營，哪顧得了文教？建校興學本非軍事要務，只能是「路邊花」（魯冰花）的虛應故事。直到1949胡璉將軍率部進駐金門，主導軍政，才出現重大轉機。尤其柏村、多年、安瀾、開瑄、述美、卓環、愛華等七所以將軍為名，如此密集叢爾小島，用資感念將軍建校興學功績，這是中華民國教育史上唯一僅有，冷戰後舉世罕見的「活史證」。

胡璉將軍，字伯玉（1907 - 1977），兩任金門防衛司令官：第一任期（民國38-43）兼福建省政府主席（民國38-44），率部贏得「古寧頭大捷」。38年胡璉將軍提出「『人人納入組織，個個都能戰鬥』，促使全島軍民，加強戰備，建設金門」為重點。第二任期（民國46-47），帶領軍民締造

「八二三砲戰勝利」，劉安祺司令官（1903-1995）中途接任延續胡璉，以「精兵、簡政、厚生、宏教」為重點。前後長達8年，抗共保台，穩定兩岸。任期內軍政一體，但八二三砲戰後，加強政教，將軍興學多集中於第二任期。尤其在劉安祺接任司令官時，延續胡璉推動教育，陸續完成「金門中學復校及設立國校26所」（《金門縣志》，2007版）。在抗敵應戰至戰地政務時期，金門缺糧、缺餉、缺建材物料、缺建造人力境況下，僅能仰賴軍艦補給，駐軍挹注資源，兵工替代建造。建材物料多用於防禦工事，或混合剩餘者，才有辦法支援戰地各項建造。因此，幾乎各級校園總有一些角落建物，是當年駐守官兵「土法應戰」打造的。在當時民窮財盡之際，能有駐軍協助打造，就是「幸運又幸福」了。

在烽火連天，家破人亡，命在旦夕的歲月，有哪些上將軍專注戰事攻防，還能兼顧文教創生？胡璉將軍究竟是怎樣的人物？從軍政角度，或觀察家，或非金門人來論斷，失之嚴苛。側寫胡璉，面貌各異，唯不見感性；若從身歷其境金門人，從推動教育向度探究，他是朱熹（1130 - 1200）加陳淵的綜合體，讓人感動又感恩的「活菩薩」、「恩主公」。胡璉將軍8年任內，把缺水、缺糧、缺路、缺樹的金門，保住了，穩下來，變成了現在最幸福的島嶼，身臨險境金門人，視他如「活菩薩」；往生後，海葬金門，彷彿陳淵附身，敬愛他為「恩主公」。宋代大儒朱熹任「同安主簿」，渡海來金，設書院，興學教化，啟蒙粗鄙，開語文風。朱夫子是古人，一般金門人摸不著。胡璉不如朱熹，並不講學，但當他親自與部屬扛石頭蓋學校建物，到簡陋不堪學校視察，指示所屬，為地方興建新校舍，拉拔每個角落學童受教化，卻讓金門人感受到了，身心溫暖了！

戰場上，豪勇善戰名將。日本不敢直撻其鋒；毛澤東稱他「狡如狐，猛如虎」；張友驊先生封他為《刀鋒戰將》（暖暖書屋，2021）。

是「儒將」，允文允武，帶兵帶心，胸懷韜略。「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：一是打仗，二是讀書」（胡之光，2005張建騰）；8年「駐越南大使」（1964-1972），外交涉險最前線；1974年以68歲高齡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研究所附讀，研究宋史和現代史；著作《泛述古寧頭之戰》、《金門憶舊》、《出使越南記》等書。

身負國仇家恨，被迫離鄉背井，率領雜牌軍撤離大陸，退守金門，卻被高層視為陣前抗命的「驕兵悍將、難以駕馭」，為了經營戰區加上開始戰地政務實驗，軍政一把抓，不滿的金門人叫他「金門王」，暗地裡喚作「土皇帝」。然而在那艱難困苦的年代，一切有限資源都消耗在拚死作戰，守護金門，還能「植樹造林、開闢道路，興修水利，開發農村經濟、創建酒廠、興辦學校，建設金門，使金門成為地下堡壘，奠定了當今海上公園的基石」（董群廉，2003）。如果不是胡璉，還有誰能在風雨飄搖的1949保住中華民國這一寸土地、這一塊「金字招牌」？如果不是胡璉，還有哪一位將領，在戰區還能為地方興建學校，推動教育？時勢造英雄，胡璉與金門繫在一起，是緣結，命運巧安排！

金門人忘不了他，在塔山水葬處建了「將軍亭」，在莒光湖畔建了「紀念亭」，在伯玉路豎銅像、

蓋「無愧亭」，古寧頭戰場建了「紀念館」，最近還有人倡議訂定「金門胡璉日」（李福井，2021），永遠崇敬他。

如果說宋代大學問家朱熹是締造金門「文教鼎盛·薪火相傳」，成就「海濱鄒魯」美譽之教育先師，筆者推崇胡璉將軍是推動金門現代文教的「人設地標」，普及民智的「曾國藩」。曾國藩是一個文人，處於日益沒落的清末王期，外侮內亂的險惡形勢下，卻「時勢造英雄」般被簇擁為統帥。他無法改造清王朝衰敗命運，但在自己的範圍內，不專權，不迷戀個人權力，實現民主管理，任人唯賢，把權力分配給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；重視教育，獎勵提拔優秀人才。綜觀中華民國政府1949痛失《大江大海》（龍應台，2015），播遷台澎金馬，呈現退守困局，73年來，反攻未竟，中興無望，已是偏安之命。胡璉將軍從抗日、剿共，再轉進金門，在冷戰時期艱此百忍，領導金門軍民團結禦敵，穩住局勢。最難得的是，「不專權，不迷戀個人權力」，「毀譽榮辱，毫不瞻顧」（胡之光），還能整合中央與地方，統整軍政資源，「練兵練心、愛民如子、矢志精忠，仁者無敵」（胡之光）。經營戰區，掃除文盲，鼓勵農村婦女從家庭解放，投入學習，普及國民教育，奠定中學基礎，疏遷青年學子安插台灣學校寄讀，為後冷戰時期，保存金門元氣、厚生實力，又造就大批菁英人才沉潛於後方，蔚然開創金門源源不絕生機。

本文所引用之胡璉將軍與金門文教史實，均根據《金門縣志》（金門縣政府，民國96年續修版）暨參考私家論說或約略改寫。為彰顯胡璉將軍興辦金門文教重要貢獻，故時間軸斷定於民國38-47年期間，胡璉將軍駐守金門及執行戰地政務之相關史料，探究其對金門教育發展之貢獻。

胡璉率部眾勇猛克敵制勝，為鞏固陣地，軍管壓制全島。「行政公署」時期，統籌軍民所有資源，調度一切支援戰備，控管百姓行動，重軍輕政，並不重視教育。防衛部司令官兼省主席時期，角色雙重，但大權在握，軍政稍作配比，慢慢轉移處理戰地政務，「衛」「管」之餘，重「養」輕「教」。民國40-42年，防衛部主導「衛」與「管」，省政府負責「養」與「教」。民國42年恢復縣政府，才同時兼顧「養」與「教」。民國45年開始實施戰地政務，胡璉將軍更能調配資源，關注戰區軍民教育狀況及協助解決問題。「戰地政務」法規，透過「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」執行實驗，落實軍政一元，胡璉將軍擁有更多資源，更用心推動地方文教。第一任期雖掌控一切，但軍民出現衝突，指揮存在落差，軍政分歧，地方傳出負面效應與不滿情緒，他發現軍民素質水平不佳，地方教育破落，需要推動教育才能解決整體問題。第二任期於八二三砲戰後，啟動教育計畫。這時期關注「養」與「教」。但胡璉將軍功在金門，以他儒將風範，並不能侷限於推動教育一環，而應放大到管，養，衛等大戰略，而以文教為軸心來觀察及闡述。「管，養，衛」也要「教」。就文教而言，包括怒潮學校，文化講座之創辦，將軍助民興建校舍，後續各軍層級在此溢出效應，紛紛效尤。從教育現場，幾乎各級校園裡總有些角落，留著駐軍協助打造的痕跡，奉派軍官補充教師員額不足，協助學校修繕、彩繪、清掃，參與活動，校長與部隊長官交往密切，逢年過節都能禮尚往來，見證「軍民一家」的佳話。戰地政務時期，自胡璉將軍以下，既是金門文教開創者，前無古

人；但為戰備整軍之需，對文教與民俗生活造成破壞，也侷限了文教的創新發展。

當時教育行政機構歸縣政府第一科，後改為「行政公署」第二科（民國38年因戰事廢縣政府改置行政公署）；42年恢復縣制，改為「文教科」；45-58年改隸「金門政務委員會-文教科」（政委會與縣政府合署作業）。胡璉將軍兩任期恰好落在此階段，行政公署、政委會與縣政體制之更迭與交互運作，恭逢其盛，鑿痕身影，垂手可及。

然而行政體制更替，軍政分歧，階層扞格，導致不滿。政委會與縣政府，有些行政職能重疊，官僚間出現磨合問題。推動地方文教，資源分配不均，人事態度不積極。第二任期胡璉「軍政統合」，在他指揮下，調度軍方協助百姓，處理軍民衝突，嚴格約束軍方，善待百姓。統籌戰備資源，協助防區駐軍附近破落學校，建造新校舍；支援軍中人力，協助缺教員之學校教學。所以第二任期爆發八二三砲戰前後，統合文教機構，親自督促，鼓勵駐軍指揮官，充分授權，興辦教育。

金門建立現代化教育體系，始於民國39年代。「由當地駐軍及海外僑胞募款籌設「私立金東初級中學」，次年與金中（創辦於36-37年後浦西門外）合併為「省立金門中學」。由私立升格為省立，與胡璉將軍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、金門政委會主任委員息息相關。36年，政委會獲中央指示，「統籌辦理，施行義務教育，次第成立一村一校計畫，增建校舍，強迫學齡兒童入學」。金門全縣包括大嶝鄉計有「學校53所，教員115名，學生4757名」（《教育志》，頁54-74）。當時珠浦鎮（金城鎮）、沙尾鎮（金沙鎮）、烈嶼鄉各有一所中心小學，少部分是縣立或公立，約有26所為私立，之後再由政府統一接管改為縣立。初級中學在民國40-55年是附設在金門中學，技職教育尚未建置，在50年後才與國民中學陸續興辦。根據縣志記載，從41-48年間國民小學畢業生計有2070人（41年之前無統計資料）。

師資最缺，權宜之計，先遴派包括「怒潮學校」學生具有中學以上或師範背景之官兵充當校長或教員；後則就地取材，從40-42及45年，獲得教育部同意，在金門中學附設「簡易師資料」，招收初中畢業生就讀，畢業後派任國校教員。辦了四屆就喊停（43-44年中斷），培育133名，緩解國校師資不足窘境。接著又於民國49年起，在金門中學附設「特別師範科」，招收高中畢業生就讀，畢業後派任國小教員。至於初、高中師資，就軍職外調具大專院校背景，或金門師範院校保送生返鄉派任。此時師資問題大為改善。（胡璉任內辦「簡師科」，離開金門後才辦「特師科」）。

由於戰區百廢待舉，升學困難，福建省政府向教育部爭取，從民國44-56年，核准金門中學高中畢業生，學行成績最優前10名，免試保送升讀台省各大專院校。45年，又商洽台灣省教育廳，核准初中畢業生每年10名，免試升學台灣省立職業學校。如此解決部分升學問題，為金門培育高級人才與技職人力。鼓勵金門學子升讀軍事學校，始自民國41年，陸軍官校第25期首在金門招生，錄取177名。從43年起，由金門縣政府及救國團金門支隊部，輔導年輕學子從軍，或報考軍事學校。（《教育志》，頁121）。古寧頭大戰、八二三砲戰及多次戰役，金門人投入參戰，士氣高昂，與受胡璉將軍感召與鼓勵有關。（三之一）